“一带一路”在欧洲认同面扩大，从共处到共存

作者：姜锋

文汇报

2019-06-11

刚才，各位学者都谈到了“一带一路”建设过程中我们的知识短板问题，尤其是我们对具体国家党政制度、人文地理、社会经济等国别知识还很短缺，需要重视和解决。按会议要求，我现在向大家报告一下我对“一带一路”与中欧关系的一点观察。

先要清楚的是，我们在谈哪个欧洲，地理的，文化的，政治的，经济的，还是军事安全的？不同的定义就意味着不同内涵的欧洲，包含着不同数量的国家，有的说50个，有的说43个,还有的说28个或27个,甚至19个等。我们今天讨论的欧洲，主要是指欧盟。指出这一点的意图是，读懂世界需要细读，不要泛读一下就下结论，微信跟赞时代，要避免人云亦云，不知何事何物，但观点立场满天飞。

下面主要是三点观察和一个思考。

中欧在“一带一路”范围内已有广泛合作，亚投行是成功案例

从基本面看，中欧之间有着广泛深入的经贸合作。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，中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。这不仅仅是货物往来，更意味着包含人文、投资和生活方式在内的全方位交流与融合。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，2018年中欧贸易额高达6822亿美元，相当巨大，同比增长10.6%。这个基本面是中欧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保障和内容。

从合作项目来看，举几个代表性例子：中法联合在英国建立核电站，这是国际贸易体系中双边在第三方市场的合作；中国公司承建的克罗地亚佩列沙茨大桥项目中，其中80%多的资金由欧盟区域发展基金提供，这就意味着这个项目在欧盟治理框架内运营，不是另起炉灶；有法国、英国等金融业共同参与的“一带一路”绿色金融项目；也有中欧基于铁路的综合运输通道科研合作项目等。可见中欧在“一带一路”框架下的合作数量多，质量好。刚才黄仁伟教授提到“一带一路”有十大合作板块，我觉得“一带一路”和欧洲合作彰显着高质量的特征。也就是说，中欧合作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影响到我们“一带一路”建设的质量。毕竟迄今为止欧洲还是先进生产力和管理经验高度聚集的地区。

中国公司承建的克罗地亚佩列沙茨大桥.jpg

中国公司承建的克罗地亚佩列沙茨大桥

从制度方面看，中国和欧盟多数成员国签署了共建“一带一路”的双边合作备忘录，已经加入到“一带一路”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以及成果清单中。在促进和改革多边机制方面的合作，如协同改革WTO，中欧合作提交相应的方案文件。战略对话机制方面，由“领导人-战略-经贸-人文”组成的“1+3”高层对话格局是比较清晰的。从各方反应看，亚投行既是一个项目又是制度的安排，是中欧成功合作经典案例。亚投行筹建一开始就是和欧洲密切协商，经过十几场密集的谈判得以成形共识，很多标准参照了欧洲，得到国际同行的高度认可，亚投行的一名副行长就是德国人，他负责政策与战略设计。2016年至2018年，亚投行已投资亚洲基础设施项目金额达40多亿美元，最大的受益者是尚未加入“一带一路”的印度，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开放政策和实际行动。这个例子是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。德国在今年3月份的联邦政府财政部报告里，对亚投行给予了高度的评价。

中欧之间依然存在理解赤字，不同的多边主义是明显的例子

尽管有大量的推进与合作案例，但中欧之间在“一带一路”议题上依然存在理解上的赤字。从价值定位而言，中欧都提多边主义，但所指不尽相同，有些欧洲领导人提的是排他性的多边主义，比如德国外长就曾说，欧洲的这一价值体系里并不包括中国，去年我撰文批评。现在，欧洲的想法有一些改变。相比之下，中国讲的多边主义是包容性的。

当前，欧洲对中国的定位还很多面，颇为纠结：有贸易合作伙伴，有经济竞争伙伴，还有制度对手等说法。“制度对手”的提法曾引起了很大争议。今年三月，我特意和德国政府、智库、经济界人士交流，这三个领域内人士的对华感受很不一样。智库人士认为中国就是“制度对手”，这个概念产生后还进入了欧盟的文件，影响很负面。欧盟盛产概念和思想，有建设性的思想，也有破坏性思想。经济界认为“贸易合作伙伴”这个说法好，特别是德国雇主协会联邦联合会主席，他认为，“制度对手”的称法太缺乏外交艺术，称“经济竞争伙伴”更合适。他对中国的兴趣浓厚，很想了解更多的中国事务，但觉得中国提供给欧洲的信息和说法太少了。德国政府的一位高官提到，有中国学者提到“一带一路”就说是学习欧洲和超越欧洲，这让欧洲人很害怕。习主席讲，建设“一带一路”要各国共商共建共享。学界和媒体在对外交流和介绍时，不宜渲染“超越”的意义，你说要超越人家，人家能不担惊受怕？

德国雇主协会联邦联合会主席.jpg

德国雇主协会联邦联合会主席克拉默

还有欧洲人认为“一带一路”就是中国在搞地缘政治，是“中国优先”，欧盟议会的一位德国籍议员甚至称亚投行就是中国人的“强权机器”，这样的声音时时出现，但现在看，欧洲主流对亚投行是认可的，也就是说，“一带一路”很具体，具体的事例生动，很有说服力。

当然，欧洲对“一带一路”的争论，还与欧盟内部矛盾相关，就是相关的合作由谁来主导，是德国主导，还是法国主导？还是成员国各做各的？这涉及到欧盟内部权利结构问题，比较复杂，中欧关系当然和欧盟内部关系密切联动，这个视角也需要关注，中欧关系不仅是中欧之间的互动，也是欧洲内部的互动。从发展态势来看，欧洲开始时普遍对“一带一路”很欢迎，后来质疑声音增多，现在是“有条件的参与”，从欢迎到质疑再到鼓励，呈现欧洲对“一带一路”建设有波动但向良性方向发展的趋势。

虽然中欧之间有些分歧，但合作的主调是显而易见的。不过，学术讨论和媒体报道谈问题的多，说成功的少，似乎谈问题才更显深刻和水平。这样片面感受片面表述的现象值得关注。

“一带一路”在欧洲的现实意义和未来趋势

谈到中欧合作共建 “一带一路”的前景，当然需要我们更多地了解这个伙伴，了解目前欧洲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，这样，更有利于推进“一带一路”的高质量发展。

内部“再国家化”趋势明显，外部不确定性不断加强，影响了其内外行动能力

欧洲议会的选举刚刚结束，欧洲内部目前呈现出几个显著的特点。

首先是“再国家化”倾向明显，某某国优先的做法受本国选民欢迎，成为胜选的妙方之一，如此下去，欧盟日渐成为各个国家的俱乐部，使欧洲协调一致变得非常困难。

其次，各国政治凸显出“个性化”“小众化”现象。通常人们爱用“民粹主义”来描绘其政治的右翼化，在我看来，其背后是“从众主义”或“媚众主义”的政治文化，政治面向大众的时代在终结，在“小众化”之风盛行下，传统的全民党走向衰亡。战后欧洲的政治文化不断变化，政坛主角一代不同一代，政治能力也从宏观谋略转变到专业技能，到现在主要是凭感觉了。老一代政治家和民众都是从一战二战走出来的，到了德国总理默克尔已是最后一代人了，新执政的政治家没有战争和欧洲分裂的记忆，他们大都生活在和平年代，擅表达，讲故事，张扬个性，行动和方案不是强项，“初生之犊不怕虎”，不会像老一代政治家那样强调妥协是政治的核心要素，这很容易把政治带入言语对抗之中。

第三，出现文明宗教化。在基督教欧洲的世界里，其他宗教也纷纷出现，尤其是伊斯兰教的扩张，人口不断壮大，宗教引起的社会和政治张力加剧。如果你去巴黎十九区，你见到的是另外一个巴黎，一幅非欧洲国家的面貌。德国的情境也大致如此。不同宗教的人在欧洲相遇和交织，冲突时有发生，破坏性的交互作用在发生。

第四，对于欧盟的前景，欧洲议会选举被称为是“没有选择的选举”。关于未来欧洲发展的前途，基本上就是脱欧还是留欧两种选择。我个人感觉，未来并没有回头路。众所周知，欧盟其实是从战争、死亡和苦难当中逃逸出来所建立，如果回头，长远来看还是死亡和灾难。任何一个可称为“政治家”的欧洲人或者欧盟人都会意识到这一点——欧洲不是问题，而是解决问题的方案。《圣经·创世纪》里有盐柱一说，罗德的妻子不听天使的叮嘱，在逃离灾难时回望城市，结果被天上降下的盐所包裹，成了一根盐柱，在以色列境内至今留有这个供后人凭吊的古迹遗址。欧盟一体化如果朝后退，就有可能陷入“盐柱命运”。

43a7d933c895d1433e969fd379f082025baf0759.jpg

盐柱位于阿兹多玛，出自《圣经·创世记》

“一带一路”共建为中欧合作提供了广泛空间，误解消弭后前景可期

从经济角度看，欧洲经历了中欧贸易的增长，欧洲统计局数据显示，自2000年以来，中欧货物贸易额达到此前的三倍，中国和欧盟加起来的贸易量能占整个世界贸易总量一半以上，占比非常可观。因此，欧盟是建设“一带一路”过程中极为核心的区域。从技术角度看，迄今为止，欧洲仍然是我们最大的技术和项目的供给者。从文明角度看，刚才周部长也强调了中欧如何形成一个共同的理念，或者是道义上的某种设计。我们共建“一带一路”一定有战略，这个战略的开放品质意味着它可以跟欧盟共同协商形成，意义是在互动中实现的，不是静态的。

“一带一路”和欧盟“欧亚互联互通”合作中展望出新的前景。在欧洲连接欧亚的战略里，欧洲人希望中国能起关键作用。在制度安排上，欧盟和中国共同参与WTO的改革，能否维持多边合作框架对未来全球化推进至关重要。而此前的中欧合作战略规划到2020年就将到期，未来的规划是否可以聚焦中欧自贸区建设或者是中欧投资协定谈判，以此共同构建和推动全球的治理。由此看，中欧未来在“一带一路”上的合作潜力非常大，当然前提是“一带一路”建设要高质量发展，有可持续性。近年来，我国对外传播工作不断改进，尤其是习主席本人在各种场合强调和平、增长、改革、文明的中欧伙伴关系，不同程度地消弭欧洲人的一些误解。这为今后的推进夯实了文化基础。

上周五（5月31日），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到访欧洲时说：“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欧洲，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，是欧洲可以平等对话、可持稳定预期、可以信赖的合作伙伴。”从中可见中国对欧洲的重视，给中欧关心注入了更多信心和信任。这在动荡的世界格局中至关重要。

对于中欧关系的定位，造个新词来形容。大家习惯了讲和平共处，“共处”的英文是“co-existence”，有历史背景，谁也不惹谁的意思，进入新时代，中欧关系已经达到了高度互融的状态，可以在西文“co”前缀后加一个“n”，变为“con-existence”,意思是“共存”“共生”。“共存”有“融合”的意思，即命运是共通的、相通的，谁也不要折腾谁，谁也离不开谁，邻居失火我会不安全，你家房子漂亮外面有花有草，我也拾掇得有特色，共同提升生活环境，可谓“一荣俱荣,一损俱损”。

从“co-existence”到“con-existence”，即从“共处”到“共存”“共生”既是对中欧关系现状的描绘，也是对这一关系发展的期待。